

等了六十年的火车

□湖北武汉 刘中才

母亲与火车是没有交集的,六十多年了,母亲一直这么认为。而且,随着年龄的渐增,母亲越发相信,火车在她的心田上已经渐行渐远。

在我许多年的记忆中,母亲总是兴奋地说,我要是能坐一次火车就好了。可是,母亲回过头来还会说,我这辈子恐怕不上火车了,连火车的样子也看不见了。

每次听到母亲兴奋之余的感叹,我总是有些不以为然。不就是坐火车吗?这有什么可为难的。谁知六十年过去了,母亲真就没能看到现实中火车的真容。母亲的心慢慢荒落下来,希望随着时间的溜走变得愈渐遥远而又模糊。

后来我知道,母亲的火车情缘里有我不懂的故事。

母亲年轻的时候曾幻想,要是能跟我的父亲坐上火车去旅行一次那该有多好!母亲的这种想法并不天真,但条件限制了梦想。那时日子过得艰难,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地里的庄稼,摆在面前的现实让母亲感到有心无力。母亲想和父亲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愿望渐渐像一条搁浅的小船,几乎渺茫失去了影子。

八十年代初,父亲转业复员后在乡里工作,每个月的工资有十八块。母亲想,这足以让自己坐一次火车了。然而,待母亲做好准备

第二年,姐姐出生了。姐姐生性爱哭,奶奶一个人照顾起来十分吃力。每日的起居饮食成了母亲的必修课,原本简单却不单调的日子突然有了沉重感,操劳之余,坐上火车去旅行的念头又一次绊住了母亲的双脚。

等到姐姐上了小学,母亲终于有了缓口气的时间,我又不恰时机地来到了这个家庭。母亲终于想到,坐火车已是不可能了,火车在母亲的心里彻底失去了依存。

一直到我读书起,母亲对日子再也没有狼子野心,她每天所做的都是对昨天的重复,就连时常挂在嘴边的火车之旅也几近于无。

在我读小学那年,姐姐辍学回了家。尽管生活拮据,母亲对姐姐辍学的想法极为震惊,她本想自己还有机会坐上姐姐的火车,和女儿一起去远方旅行。然而,这个机会母亲没有等到。

在我读高中第一年,父亲对我说,母亲原以为姐姐考上大学后,她可以坐上火车去姐姐读书的学校,只是这个念想也未能顺遂母亲的心愿。

高中三年里,我很少回家,我拼命地为自己找借口留在学校学习,我想母亲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愿望不会太远。

三年后事实如我所愿,拿到录

取通知书的那个下午,我一口气跑到庄稼地里递给母亲,我想母亲可以坐上我的火车了,那一年母亲五十三,花白的头发从两鬓垂落下来,零零落落的,挂满了岁月的印痕。

可是,在那个让我欢欣鼓舞的夏天,那个母亲应该了却心愿的美好季节,母亲却没有坐上我的火车,坐在我身边的是年迈的父亲和出嫁多年的姐姐。

现在的母亲一天天往老里走了,她依然没有坐上火车去旅行。我有时静下心来想,母亲不仅往老里走了,而且连家门口也没有迈出去,她所生活的那片土地就是看不见楼房和只有田野麦苗的穷乡僻壤。

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家,家不大却温暖。八月的一个周末,我赶回北方老家给姐姐三岁大的女儿过生日,饭桌上我和父亲推杯换盏,母亲环顾着挤满人群的屋子,在尘封的记忆深处露出了会心的微笑。

母亲终于忍不住对我说:“坤生啊,我能坐上火车了。”那一瞬间,我和姐姐泪流满面。

六十年了,母亲的火车才从一个没有名字的小站出发,向着没有黑夜遮拦的城市行驶,路上有父亲和姐姐的陪伴,我牵着母亲的手,窗外碧空如洗,远方阳光正好。

多。然而,论功行赏时,我以男孩的优势自然会得到奶奶更多的赞赏。

一晃很多年过去了,奶奶也离开我们许多年。在那段清苦的日子里,捡薄荷叶已成为一段如烟往事,消逝在渐渐老去的记忆里。

再唤起回忆,源于一场“艳遇”。那一日,我忽在一家五星级酒店里见到了薄荷叶的尊荣,这才知道它药食两用。至于药用,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说,薄荷“辛能发散,凉能清利”。如今,它又带着特有的荣光,以尊贵的身份,登上了大雅之堂。取其嫩叶,清洗后凉拌,加以佐料,乃是上好的下酒菜,令人唇齿含香,酒兴顿生。听说,薄荷还可以泡茶喝,不像蒲公英、苦艾,品尝一口后,有股淡淡的苦意在舌尖徘徊。

光阴流转,岁月依稀,和女儿讲起捡薄荷叶的故事,她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。薄荷的那缕缕清香,又怎么会漂浮在女儿的梦际呢?

完了身上暖和!”父亲一边说一边抖落着身上的雨水。

“我一天不吃早餐又没事的,你不赶快去地里看看,菜别被淹了。”“没事,昨天跟你妈妈一起提前做好预防了,那我回家了。”父亲一边说一边跨上了三轮车。

我吃着热腾腾的面条,望着父亲的三轮车慢慢地消失在雨中,心里忽然泛出一阵酸楚。

岁月在流水中静淌,生活在日升月落间消磨。春夏秋冬,风霜雨雪,每一天那一份带着关爱的早餐,都是对我最强大的守护,我就像是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,在父亲的手掌里享受着爱的呵护。

冬日的荷塘

□湖南邵阳 苏作成

到岳母家去,有时我特意要去

看一口荷塘,每年夏季都会有荷花在此争艳竞俏、轻摇曼舞地度过她们的灿烂时光。

春天,我喜欢观看刚长出水面的微微卷着的荷叶,一颗颗晶莹的大小不一的水珠在上面,或安静地匍匐,或惬意地滑来滑去。而在夏天,鲜嫩的尖尖角儿正颤悠悠地出现在你眼前时,你一定会记起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优美诗句。我期盼在那尖尖角儿上,真能有一只飞来的蜻蜓站到上面呢。然而,我等着的蜻蜓并没有来,飞来的却是一只水鸟,还有几只优雅的白鹭。

待到荷花盛开,我总会多次前来驻足观赏。那时,荷塘的每一朵花都有它自己的舞蹈;飞来的每一只鸟都有它自己的歌声;飞来的每一只红蜻蜓都有它自己的心事;我注意着它们的动与静,我感受着它们的喜与忧。同时,我还爱看荷塘的碧叶相连,我还爱看荷塘的花红胜火,我还爱看荷塘的热情张扬。而到秋天,我又爱上了荷塘的沉稳安静;那一个个莲蓬,好像将荷塘的心事都收藏于其中。

但冬日的荷塘,我却还从未好好地观赏过。此时,我将小车停在荷塘南岸的公路上,驻足于最适宜观看荷塘的地方。

枯荷竟然显得有些稀疏,已经失去了荷塘繁荣时代的那种紧密。

有的荷叶还绿着,但绿得已不鲜艳,绿得已疲惫不堪,叶的边儿也已枯褐。但大的还有蒲扇那么大呢。有的却斜入水中,仿佛在做思

考状。有的离水面几寸高,或一尺来高,或两尺来高,仿佛在进行一场忍受孤寂的比试。有的一片荷叶,虽然有一处被折断,却仍然努力地保存着荷叶的完整。

荷叶大多已枯,有的却像一个漏斗倒插水中,瑟缩着,仿佛在反思,而那一根茎杆却弧形地弯下身,努力地连接和护卫着它。我看到了更多的枯茎杆,它们失去了荷叶,高的两三尺,一般的一尺左右。寒风一吹,那些残绿的荷叶便摇晃起来,仿佛在向冬天的风诉说自己即将遭受的挑战。而那些孤立的枯荷,那些枯褐的茎杆,却显出了它们固有的坚韧与耐心。

此时的荷塘确实有些孤独,白鹭失去了踪影,蜻蜓和水鸟不知了去向。由于水面不清澈,连枯荷和天空的倒影也有些朦胧。

西面,不高的山前有一个土岗,上面长了七八株枞树,而土岗的北侧则有两三间土砖农舍,农舍上空却慵懒地曲着几缕炊烟。此时的荷塘与那些树木、枯草、农舍、炊烟便构成了奇妙的水墨画。

而在荷塘的水面下,荷的根却依然在默默地吸取大地的营养,它们挣扎着,坚持着,它们已经全力以赴地准备着面对漫长的寒冬。它们也知道,只有挺过去,挺过去,繁华才会再一次到来。而到那时,帅哥靓女就会相约而至,相机手机,就会对着美丽而雅致的荷花拍过不已。白鹭和小鸟也会再次来到荷塘流连,红蜻蜓也会再次立到那些尖尖角儿上感受惬意的微风和热情的阳光。

捡薄荷

□江苏宿迁 郑玉超

薄荷是民间的香草。据说,《诗经》里提到的中药名有百余种,可是从未出现过薄荷的名字。然而,这或许也是它能招凡夫俗子们喜爱的理由,该算不幸之中的万幸了。别的姑且不提,就拿乡村的孩子来说,在四十多年前,我们就与薄荷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寒露时节,薄荷葳蕤,是个收获的季节。乡间的空气里,弥漫着一阵阵清香,那是薄荷的芬芳。仿佛是场宏大而奢华的味觉盛宴,味蕾,鼻翼,肌肤,到处流动着薄荷悠悠的、淳淳的香气。

大人们幸福地抽动鼻翼,开心地说,又能捡薄荷叶卖了。大人们说薄荷叶能做药。至于怎么做药,做哪些药,他们就无言以对了。他们唯一能够想到的,就是街头巷尾游医们推销的人丹。

人药的话我信。用手取一片薄荷叶,轻轻一捻,一搓,一擦,指尖上、手掌心,便飘出了淡淡的清香,和我曾经尝过的人丹一个味。

收割后的薄荷地里,到处是遗留下来的薄荷叶,有的已经泛黄泛黑。那个时节,奶奶便会踮着一双小脚,挎着小篮子,一手挽着小妹,一手牵着我,领着我们兄妹去捡薄荷叶。捡薄荷叶可是件趣事,我很乐意去做。

田间地头,到处是辛勤捡薄荷叶的人们。被露水濡湿了的薄荷叶,在晨光熹微里,散发出悠悠淳淳的香味。我边捡,边会不时地将手放在鼻尖,轻轻地嗅那股清香。

有时,为了捡拾更多的薄荷叶,得起个大早,小孩子们走起路来,摇摇晃晃,似乎还打着盹儿。奶奶告诉我,闻一下薄荷味,睡神就会离开。我照奶奶说的话去做,果然,不一会就神清气爽,精神抖擞了。

大妹则不然,她必会捏着鼻子,亮开天生一副大嗓门:“难闻死了。”可自小就勤快的她干起活来,从不含糊,常常捡拾得比我

一个沱沱大雨的早上,正值深秋,我来到店里,发现父亲不在。不一会儿从外面急匆匆地进来一个穿着雨衣的人,手里拿着一份面条,两条裤腿和脚已经湿透了,地面上留下一排脚印,我定神一看,原来是父亲!

“雨下得太大了,我骑着三轮车在镇上转了一圈,早餐店都没有开门的,我只好到兰州拉面给你弄了一份面条,快趁热吃了!”父亲一边说着一边把面条放在了收银台上。

我一脸惊讶地问:“下这么大的雨,你还出去买早饭?”

“骑着三轮车淋不到的,你赶快趁热喝了吧,没给你放辣椒,喝

早餐里的父爱

□山东兰陵 马其军

两杯冒着热气的豆浆和两个喷香的茶叶蛋!每天,我到店铺的时候,父亲已经帮我买好了放在收银台上,而他此时便回家下地干活去了。

我在镇上的批发市场里经营着粮油水产生意,每天起早贪黑,有的时候工作忙得都来不及吃早饭。父亲每天夜里都是在店里睡觉,好帮我照着店,母亲同我们一起住,好帮我照着孩子。

父亲总是换着花样买早餐,如果每天都是鸡蛋豆浆的话,他怕我吃腻了,于是,豆腐脑,葱油饼,包子,鸡蛋汤,牛肉糝,花卷等等,花样繁多,数不胜数。

老屋

□江苏徐州 孙丽丽

每次回到故乡,我总会到老屋前走走,打开陈旧多年未曾修缮的木门,看看那些斑驳墙壁上发黄的奖状,找找屋檐下燕子的泥窝是否安在。回想当年的屋顶飘着的袅袅炊烟,当年诱人的饭菜香味,还有那院子里鸡鸭成群走动的影子。

老屋也曾繁华过。老屋前前后后满是野花野草,每年五月,春楝树开出紫色的小花,依偎着老屋,那时仿佛一伸手,就能握住大把明媚的阳光;粗壮的老槐树,也会绽放出一串串雪白的槐花,那青绿的叶子格外地养眼;梧桐树开着淡紫色的喇叭花,那棵枣树露出了细细嫩黄的小碎花。

记忆里老屋有一张木床,一张木桌,一个木衣柜,那张大床上雕刻着各种图案花纹,有花鸟虫鱼,有树木果实,栩栩如生,现在想来,不由惊讶那个年代木雕技艺。老屋那被岁月的烟火熏黑的墙壁上,布满了裂痕,老屋里有父亲几册发黄的兽医书,那是外公留给他的,老屋里还有母亲的针头线脑、鞋样子、花布头等。老屋院子里,能看到一口老井,一盘石磨,那是老一辈

人赖以生存的物象。

老屋门前有一方石桌,冬日暖阳或夏日绿荫下,沏一壶热茶,老人们,则三、五几个,散坐在石凳上,对着长长的烟杆,滋滋巴巴吸着自家晒制的旱烟,时不时地咳嗽两下,那时的光阴是散淡安闲的。

古诗云:久雨藏书蠹,风高老屋斜。再好的房子如果没人住,迟早也是要倒塌的。先是老墙体出现了裂缝,接着,一根檩子断了,房顶的一角露了天,于是老屋被拆除了,代之而起的是二层小洋楼。

遗憾的是,我没有为那老屋留下一张相片,哪怕是黑白的,也好啊!

老屋,我的老屋,短暂的生命过程里,你将像一枚印章永远地印在我的心里,刻进我的骨子里。老屋已随岁月远去,蜷缩不经意的回忆中或梦境里,如老电影般有一种自质感的美。

留恋也好,惋惜也罢,老屋终究在岁月中老去了。或许,一间老屋、一个朋友、一位亲人,都只能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一段旅程。

且行且珍惜。

青石街